

新时代之歌

军营“创客”

■向勇 陈明照 王昭廷

已是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季节，而这里却仿佛被美丽的春天遗忘，枝桠上光秃秃的，春天对他们还只是遐想。然而，对于朴相范来说，这样一个苦地方却是干事创业的好地方。

一

雪还在下，天穹暮霭沉沉，将天地点缀成苍茫一色。突然，一辆涂抹着草绿色数码迷彩的某型主战坦克怒吼着闯入眼帘，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仿佛在吼唱一首冬日的战歌。

坦克刚刚停稳，驾驶员孙猛就迫不及待地探出头，冲着坦克载员舱兴奋地喊道：“朴工，你这个智能低温启动器真不赖，用上它，这铁家伙真就不‘怕馊子’了。”

就在孙猛说话间，一位上校军官钻出了坦克乘员舱，只见他中等身材，脸庞略黑，说话不疾不徐：“按常理，外界气温偏低时，坦克发动机必须提前预热，低于-35℃还要进行不少于3次的加温，只有机体达到一定温度，方可启动车辆。有了智能低温启动器，再配合电子加热装置，尾气循环加热，这老伙计再有‘脾气’也只能干瞪眼了。”

来人正是孙猛口中的朴工——被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战友们誉为军营“创客”的旅技术室主任、工程师朴相范。他貌不出众，却有着不一样的经历。此时，如刀的寒风夹杂着飞舞的雪花，顷刻间，朴相范的眉毛、面罩上凝结了一层白霜，顾不上分享喜悦，他又急忙安排车长史冬冬和孙猛将坦克训练数据整理出来。这些严寒条件下坦克战术性能的数据将他的“严寒条件下武器装备规范”课目提供宝贵的参考依据。

去年，部队完成千里移防任务。驻地变换，装备更新，旅党委提出进驻即战备、到位即开训的要求。这让刚刚上任旅技术室主任的朴相范愁容难消：技术室人员正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基层新装备专业骨干、专业教材缺乏，但新装备信息化程度高，对单兵素质要求高，要想尽快打破训练瓶颈，绝不是拍拍胸脯就能解决问题的。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旅党委协调了新装备生产厂家和院校专家到部队为新装备先期集训的专业骨干授课。那段时间，尽管朴相范忙得像一个快速旋转的陀螺，但心中始终悬着一个难题——如何让装备顺利过冬？

部队从温区移防至寒区，严寒条件下装备的训练组织、维护保养经验几乎

一片空白，在部队战斗力急需提升的关键阶段，不能在装备维护保养上“摸着石头过河”，拖部队训练的后腿。

一个工程师操着领导的心。那段时间，学习新知识成了朴相范业余生活的全部。

“气温低于5℃时，官兵们会习惯性采用电启动方式，而很少使用空气启动，容易导致电动机寿命损耗超标……”

“冬季训练由于场地、天气条件的制约，部队训练大多采取原地发动，造成发动机和车体消耗率不一致……”

朴相范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装甲装备严寒条件下常见故障的原因、分析和对策。

经过冥思苦想，脑洞大开的他竟从暖贴上悟出招法，在发动机上加装电子加热装置，再配合使用智能低温启动器、尾气循环加热装置等，一举解决了发动机机体预热的难题。

一天，朴相范正在办公室查找资料，车管站站长杨勇风风火火推门进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果然，杨勇顾不上寒暄便直奔主题：“主任，室外存放的装备，每次训练结束时都要把蓄电池拆卸下来集中室内存放。现在，搞应急拉动演练，请领、安装蓄电池太浪费时间。能不能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原来，为了检验部队的应急战备情况，旅里进行了不打招呼的拉动演练，结果部队因为请领、安装蓄电池时间过长，遭到了旅首长的批评。

严寒条件下，如果不拆卸蓄电池，容易造成电量流失，甚至降低蓄电池的使用寿命。要想解决蓄电池拆卸的难题，关键环节是解决装备取暖的问题。

那些天，正当朴相范茶不思饭不想地研究装备取暖问题时，无意中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亲友们在塑料大棚里采摘蔬菜的照片。朴相范的脑海里灵光乍现，塑料大棚密封性、采光性俱佳，若用于存放装备既经济又方便。

塑料大棚建好投入使用，收到良好效果。官兵们纷纷点赞！装备住进了“暖心房”！

二

2010年，金秋时节，朴相范刚参加完中级培训收获满满地回到部队。原本可以走上领导岗位的他却受领了一项新任务——担负全旅模拟化训练的科研创新。消息传来，好友纷纷来找他“谈心”：这个任务可是个“烫手山芋”，要想干出

点名堂，难！

好朋友们的话让朴相范陷入了纠结，干吧，自己没经验，干不好怕影响部队战斗力提升。不干吧，组织把自己从一名少数民族士兵培养成共和国军官，这份恩情，恐怕这辈子都回报不完。最终组织需要战胜了个人顾虑，朴相范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当时，旅里列装的主战坦克，属于老旧装备，在发现即摧毁的现代战场上，战场生存率极低。剑不如人，剑法可以高于人。要想提高装备战场生存率，那就要提高坦克间瞄水平，先敌开火才能扭转战局。一个“数字化火炮间接瞄准系统”的设想呼之欲出。

然而，丰满的理想总是难敌骨感的现实。经过反复论证，旅里在这一设想的“结案陈词”中写到，受技术、资金限制，这一设想尚不具备研发条件。

“出师未捷”，却“半道终殒”，朴相范陷入了深深的挫败感。要想在科技创新上“踏平坎坷成大道”，绝非“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这般诗意。

一夜无眠的朴相范写下了数千字的失败总结。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自己没有金刚钻，却揽了个瓷器活。

“数字化火炮间接瞄准系统”涉及射击学、电子学、信息化知识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没有广泛的专业涉猎，别说触类旁通，估计连门道都摸不清。要想实现突破，唯有苦学。他一头扎进专业书籍中，随着学习渐入佳境，朴相范的思路也逐渐变得开阔起来。

当时，北斗系统刚刚下发部队适用。如果将北斗导航系统和坦克火炮瞄准系统进行融合，是不是就能解决坦克间接瞄准时目标定位的难题？一个电光石火的念头在朴相范脑海里迸发，一幅“数字化火炮间接瞄准系统”的脉络图在朴相范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

当朴相范再次将设想上报旅里时，阻力横亘在他面前，系统未经专业机构认证，是否具有可行性；新系统投入实弹射击，是否存在安全风险……眼看方案再次面临“夭折”的危险。

山重水复疑无路，朴相范心急如焚，他顾不上多想，带着方案南下到某学院，寻求专家教授的帮助。没想到，此举成了峰回路转的拐点，朴相范的设计方案得到了学院专家教授的一致认可。

拿到专家教授们的鉴定结果，一向内敛的朴相范忍不住泪眼婆娑。有了专业院校的权威评定，“数字化火炮间接瞄准系统”相当于有了“准生证”。

系统投入实际运用后，坦克射击的间瞄时间从原来的15分钟缩短至1分钟，老旧装备的战场生存能力大幅提升。这一创新成果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三

一次成功，激发人无限的潜能和热情。2014年，朴相范所属部队进行装备升级换代，老旧装备“光荣下岗”。

那年，部队进行新装备列装后的首次实弹射击训练。上级要求按照实战化训练标准，将固定目标变成移动和隐显目标，面对突然提高的训练标准，那次实弹射击成了全旅官兵“痛的领悟”——军事训练必须高于平时、严于平时。

改进训练器材的重任再一次落到朴相范的肩上。那天晚饭后，朴相范独自来到老旧装备车场，抚摸着曾为部队训练立下汗马功劳的“老伙计”们说：“知道你们不甘寂寞，是发挥你们余热的时候了。”

他从电动遥控小汽车的工作原理中受到启发，准备将遥控控制和老旧坦克的动力系统连接起来，通过远程遥控来控制装备运动。

当朴相范带着自己的设想寻找资质过硬的地方科技公司寻求技术支持时，“在商言商”的科技公司开出的费用高得令人咋舌。

死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朴相范不信这个邪，他在认真学习遥控控制的工作原理后发现，通过遥控控制器的芯片里不同的代码由无线电发射出去，遥控车的接收模块收到信号后转换成不同编码，再由解码芯片翻译成不同指令，经过放大电路来驱动车辆做出不同动作。

了解工作原理后，朴相范广发“英雄帖”，各路专业人才聚集其麾下，闯关夺隘，逐个攻克难题，很快一辆拥有自动驾驶功能的移动装甲靶标投入到部队实弹射击应用中。该项科研成果也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又攻克了一道训练难题。走下演习场，朴相范才发现不知不觉间，营区内春花已落，浓绿的枝杈间已经结出了青青的果实。他坐在桌前，打开抽屉，轻轻翻看着那厚厚的一摞获奖证书，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7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一路求索的酸甜苦辣浮上心头，凝成一缕微笑绽放在脸上。他打开笔记本，把这一次演习中遇到的难题一一记录下来，眼神又充满凝重专注起来……

凝眸

细节，拒绝擦肩而过

山风猎猎，枪声阵阵，某旅发射六营正在组织实弹射击考核。

考核前，营长陈磊三令五申：“考核中，一定确保人员安全！武器装备安全！”感觉耳朵已经听出老茧的军械员汪功志边拆子弹包边嘟囔：“又不是没打过靶，大惊小怪……”

陈磊犀利的目光刀片一样削过来：“说什么呢？！”

汪功志不敢吭声了，心里却继续：“一个靶场就几十号人，几十条枪，子弹就那么，闭着眼都能数过来……”

考核正常推进，一开始还小心翼翼的汪功志渐渐松懈起来——任谁整个下午就干一件事：不停地压子弹，谁都会感觉无聊。压完第二批子弹后，汪功志就开始“神游”了，他想起了中午炊事班做的烩锅贴，想起了据说晚上要吃的麻辣花卷，以及打完靶后还要写的下周军事训练计划……

“唉……”汪功志长长叹了口气：“你们打得过瘾了，我可真无聊！”想到这里，他压弹的速度慢了下来。

“嘿！别走神！”站在一旁负责监督的指导员申原任一掌拍在汪功志肩头，吓得他一个激灵，回过神来，他赶忙把手上包子弹的油纸甩进废纸箱，又拆了一包子弹，麻利地压进弹夹。

被申指导员一吓，汪功志不敢马虎了，赶紧忙着一是一二是二地压子弹，可压着压着，他突然一惊：原本一包能压满一个弹夹的子弹，居然少了一发！

“5、10、15、20、25、29！没错！就是少了一发！”一连数了几遍都是29，什么时候、在压哪个弹夹时“透支”了一颗子弹？汪功志死活想不起来。

他悄悄站起身，不动声色地伸了个懒腰——希望刚才子弹的时候掉在衣服上一颗。然而，没有想象中子弹从身上掉落到地面的“当啷”声，汪功志心里更慌了，难道是已经掉地上了？坐立不安的他又假装系鞋带，仔仔细细将脚下搜寻了一遍，仍没有子弹踪影。他头皮一阵发麻，“要是被营长知道了，就凭营长的脾气……”汪功志想都不敢想。

一旁的申指导员不动声色，却早已发现了汪功志的异样。他悄悄把手伸进自己口袋，用手指扒拉着一个冰冷坚硬、呈锥形的金属制品——那颗失踪的子弹。

原来，刚才“神游”归位的汪功志一着急，将没拆尽的子弹包扔进了废纸箱，里面还有一颗未拆出的子弹。他忙着压弹便没有注意到，申指导员轻手轻脚从他身旁擦过，捡起油纸，从里面拿出了个东西，揣进了口袋……

失而复得的子弹

■邢国庆 黄武星

心急火燎的汪功志哪知道这一环？手上仍在压弹的他屁股下却如坐针毡，就这么大点地方，子弹却死活找不到了！

“没有什么比‘事故’更能让一个人受教育。”作为政治干部的申指导员心里也在嘀咕，他决定继续把戏演下去。

汪功志眼一闭，心一横，“腾”的一下站起来，要向营长报告，“问题已经出了，自己必须承担！”还没等迈开腿，背后一双大手直接把他按在椅子上，汪功志一回头，发现了一脸严肃的申指导员，同时感觉肩上有某个东西硌了自己一下。申指导员俯下身，在他的耳边说：“你要找的东西在这里，回下注意！”说着，双手一松，一颗黄澄澄的子弹“当啷”一声落地。没等汪功志回过神，申指导员大声喊道：“功志，听到声音了吗？是子弹掉地上了！”话音未落，那边营长陈磊炸雷般的嗓音就喊过来：“汪功志！注意弹药安全！”

汪功志赶紧俯下身仔细捡起那枚子弹，紧抿嘴唇涨红了脸……

“砰！砰！砰！”靶场上震耳欲聋的枪声接连不断，仿佛黄钟大吕，敲击在这位军械员的心头……

放飞无人机

■王蒲翔 郑辉

无人机一跃而出，翱翔天际，掠过黎打一体的弧线，勾画出护卫海天的雄关漫卷。方舱内不时回传，解析战场秘密的数据，等待破译小组，集体诠释沙盘前红蓝两军态势。

空天之间上演着行空万里的精彩大戏，手中操控着理想，放飞警惕的心境，白色的小精灵飞向最闪亮的坐标。

心藏大爱之梦，随燃料加注机体，在火箭激荡抉择的瞬间点火，极速升空，激情助推火箭分离，随喷火的战鹰飞跃爬升。螺旋桨荡起的烟尘，擦亮屏幕前侦察兵的慧眼，升腾军旅

的报国志飒飒卷起，联合作战热涌的狼烟，在御敌的阑珊夜梦中浑然交织。

靶标早早就操作手牢牢锁定在方舱内，返航不断修补、求索漏洞，检测及时就信念补丁，浓墨重彩织锦着椰风海浪的细雨南国、皑皑雪飘的心境，指东划西，留下迷彩服逐梦的痕迹，无数损毁的螺钉、浆翼、电池、控制板已重新被编入飞行程序，泪水、汗水浸入迷彩服的数码，融进备降的伞包，托举起心中的报国强军梦，散发着操作手的青春气息，在绿色绽放的舞台飞扬、飞翔。

文字漂亮的文章，并没有影响我的发展，后来我去了师里，又被王彦夫和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刘军推荐，调到了武警总队机关，之后当了干部。当了干部少不了上台讲话，那是我最大胆的时候。讲话短，不紧张，我能说几句生硬的普通话；讲多了，一紧张，又变成了老家话。我渐渐大了的女儿，用我的一腔老家话学我，嫌我太土。

感受到口音的耻辱，我逼着自己学会了说普通话。我终于练就说得让别人听得懂了，可别人仍说，我的口音太重。我听了自己讲话的录音，人家说的一点也没错，我的话还是拖着老家的口音，听起来很土。我发现自己的口音，好像不是来自口腔，而是来自鼻腔，也就是鼻音很重。鼻音怎么变？医生说改变鼻音，得改变鼻息内。鼻息内是如何生出来的？原来说老家话少用鼻孔发声，所以长出了鼻息内。总不能为改变鼻音，做手术吧？我只能接受令我厌恶的这鼻音，也只好与这顽固的老家口音妥协。

打那以后，有人再说我有口音，我就不在乎了。我还为口音的存在找到了一个理由。城乡的鸟儿都有各自的口音，这是它母亲传给它的，是母亲的“影子”，人怎能轻易地把母亲的影子扔掉呢。口音是母亲的声音，回想起母亲那暖心的口音，我不觉得这口音土，反而觉得很神圣。一个没了母音的口音，好似气球飘在空中，落不到地上，是让人最不踏实的。

揽胜（中国画）

张明川作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4221期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宁新路

我喜欢自己的口音，喜欢我来自西北凉州乡村的口音。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凉州的口音是最好听的口音，我家乡口音的话，是我最能表达自如的话。我甚至曾傲慢地认为，村以外的口音，都是外地口音。外地口音，很难听。我埋怨别人的口音难听，可别人说我的口音更难听，还说听不懂我的话，让我感到莫大的嘲讽。

我为什么不佩服别人对我的嘲讽，因为那时我已有傲气，早已把自己看成超凡脱俗之人。我的文章偶尔见报，我的钢笔字十里八乡秀美，我是家乡的“秀才”，我自感比谁都有文化，我不怀疑我的口音土。还有，我自豪我们村是出土世上无双的马踏飞燕的老家，我的故乡凉州是“葡萄酒夜光杯”名诗《凉州词》的名城，我的家乡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有着天下少有的文物和传说，还有全村人坚信的“凉州话是最好听的话”的自信，我便夜郎自大般坚信凉州话是最好听的话，外地人的口音是最难听的口音。

带着这偏执来到军营，面对南腔北调的口音，没有哪个口音让我听得顺耳。连里挑文化教员，我因一手好文和好字，被推

荐上台试讲，结果泡汤了，因为大多人说我口音重而且听不懂。我不服，后来营里选书记员、团里选演讲员，指导员照例推荐我，还是因我说话口音太重，都被淘汰了。

文化教员、书记员在连队里是最有文化的人，不仅受尊重且前途光明。失去这样的机会，就失去了今后上面选拔骨干的诸多机会。我因“口音太重”的理由被淘汰，很懊恼。指导员教我说普通话，我觉得难为情。学普通话说得舌头拐弯，我打心眼里不想舌头拐弯。不愿学，口音就很顽固，张口便是老家村里人的“味道”。指导员无奈地说，你的口音不仅没改，反倒重了，你是没救了。

淘汰与选择的结果，不久就有了让我揪心的感受。这几次不管是选上当连队文化教员的，还是选上做了营部书记员的，不是半考试半推荐地上了军校，就是转了志愿兵。连里集合列队敲锣打鼓欢送他们上军校，欢送他们调到营团志愿兵的新岗位去，他们的脸上绽成一朵花，可我在欢送他们时眉头和嘴巴却皱成了难看的包子，我

真心羡慕他们。但我私下里也想不通，就因我有“口音”，便失去了不少进步的机会。想到自己因口音错过了大好前途，我后悔自己没把指导员的话当回事，也开始痛恨自己这有脾气的舌头。

年底临近，我要复员回乡了，想到学了普通话回家也用不上，开口又回到了老家口音上。没想到宣布复员人员名单，竟然没了我的名字，原来是团政治处副主任王彦夫把我的名字从复员人员名单中去掉了。他对连长说，这小子文章写得不好，得把这个人才留下来。我被调到了团政治处做了新闻报道员。当了报道员，就是全团士兵中的第一“笔杆子”。

多亏学普通话回家也用不上，开口又回到了老家口音上。没想到宣布复员人员名单，竟然没了我的名字，原来是团政治处副主任王彦夫把我的名字从复员人员名单中去掉了。他对连长说，这小子文章写得不好，得把这个人才留下来。我被调到了团政治处做了新闻报道员。当了报道员，就是全团士兵中的第一“笔杆子”。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梁子河笑了

■王贺文

从我家小山村到镇上隔着一条长长的河儿时记忆里每坐上摆渡小船，悠悠过河总要戏水玩耍双手捧起河水喝上一口把自己喝成河的支流真甜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河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癌细胞扩散全身五脏六腑都黑了面色黯淡，一点光泽也没有鹅卵石也变为肾结石

河流在呻吟着

喜出望外的是终于一位大夫的良方治好了它的病这位大夫，名叫新发展理念

新时代的第一个春天我带着乡愁回到老家看见这条河果然在笑，笑得很甜那清清的河水欢快地流淌着鹅卵石在河水的怀抱里尽情地撒娇那白色的浪花，翩翩起舞我脸颊上流下清澈的泪水是这条河的支流